珂雪詞外集

珂雪齋外集卷之十三

公安鳧隱袁中道著

師友見聞語

伯脩生時先太母夢一天人下降頂戴瓔珞貌類美人次日而伯脩生

伯脩居官予每從之官邸見其不輕受餽遺有遺至二十金者即愀然曰如何當此橫施立謝却之予見其却百金者屢屢一日江陵張

中丞傳野子爲中丞求墓銘具百金爲贄伯脩爲銘其墓而盡却其贄予時狂性頗嘆其大執盖久之始知其不可及也大約如此事甚多伯脩絕不以此自高予每問之曰淸謹小節耳

伯脩年二十一二時抱病遂學仙二十七八時遂知有性命之學苦衆經年得極則之解其進如川之方至而已不祿矣人不可以無年悲夫

伯脩所之掃地焚香栽花種竹意致脩然每月
明多與諸同志者往長安皆象所看月譚禪
說詩此等風致近來未必有也
中郎有膽氣曾與伯脩及予同舟大風驟發舟
僅及岸岸爲沙地頗虛維繫不固日暮風愈
狂波濤濺窻櫺間伯脩與予相向不瞑頻呼
舟人看櫓中郎熟睡如平時天明方醒萬曆
辛丑夏迎伯脩櫬江上同歸楚坐一破壞樓
船每行舟則一舟皆響如折狀予大駭急上

他舟中郎晏坐而已

伯脩無事皆推兩弟作詩文則曰吾不如兩弟

論學則曰吾不如兩弟作人則亦曰吾不如

兩弟李溫陵聞而歎曰此其所以能爲兩弟

兄也

中郎自關中主試歸來謂予曰予近日方知作

詩

江進之名盈科爲長洲令時每遇寒士來見輒

加意退而語人曰吾嘗寒士之苦久矣今日

豈可忘之故每每薦士書至欣然不厭亦曲
爲存恤卒之後寒士哭失聲者數十人
中郎用世之才直敵張江陵而道眼明德量大
則又陽明以後一人而已海內二三具眼者
決知予言之不妄也
江進之以縣令補銓部俄爲人論去改大理故
有三年苦海長洲令五日浮漚吏部郎之句
其爲大理時寄居寺中意致甚樂謂予曰我
如劇驛馬得暫休息卽足矣日課詩數首青

彩瘦馬吟哦不休一年內著書滿篋笥

伯脩策大利害輒中倭事方議封貢伯脩曰石尚書其不免乎李溫陵藏書方刻成曰禍端在是矣已而皆然

李溫陵贄為姚安守不取一錢終身無二色而人以貪淫目之世路可畏如此

潘尚寶名士藻居京潛心玩易每日思一爻拜客則于馬上沉思真忘老之將至

楊少宰止菴名時喬攝部事累年病甚中郎時

爲主政往問疾曰予鼻中尚有涕大期在三月後時部中一舞文吏中郎寘之于法楊公見積猾已去乃于病中嘆曰此我切齒腐心欲處不能處者也今如此乃知天下有人吾死瞑目矣病亟招中郎曰不必用好木二三十金足矣旣死檢囊中僅得俸五十金其清如此

梅公開府大同時予往晤之一日閒游予以詩紀之曰笙簫隱隱下禪堂五月登高一望鄉

流落喜依嚴節度逢迎重見蔡中郎牛羊日暮千家戍禾黍風薰百戰塲極目平原思校獵時清何處射天狼公一見即執筆作答予不能全記惟記中一聯曰與君說法談空地是我呼鷹走馬塲可以想見其豪雄也

槭公爲孝廉客京華郊飲晚歸天正寒一僕醉不能前仆地公思寘之則衣服立爲人搏去凍死矣乃扶僕上馬自爲御之而歸

槭開府旣離閩劉哼哼賊併劉開城門降滿城

皆香燭以迎我師開府以爲從之衆宜從釋宥且已降不殺兵制也一城大悅俄督府牌下大誅賊黨逼城殺戮紛紛大亂矣開府曾謂我曰反賊自無可宥但旣降亦宜有以處之不然國家從此無降人也後來楊應龍至死不降官軍疲于困守尋始憶開府之言

中郎改吳門令後尋遊吳至王百谷園園內池上有大士閣甚精整鄰有酒樓喧甚百谷曰此酒樓乃爭訟者屯聚之所令兄中郎初來

時甫一月而此樓寂無人主者皆扃鎖鑰他去予訊之乃知中郎決遣不踰時此中謂之升米了事訟者事畢即散去酒樓中生計蕭然遂移他處耳中郎去未半月而酒樓之囂喧復如故矣

中郎作令時兩造得情其有罪狀者多笞之數十遣去不加罪贖故常無事

江進之爲長洲時中郎時爲吳縣長洲令申牘上司後下吳令平反中郎或盡反其事進之

聞之而喜且語中郎曰一時差誤正賴兄察
得其情决不可以先問之嫌致有寛抑也夫
進之豈徒口如是言盖中心無所芥蔕耳爲
中郎易爲進之難兩人風調逈出俗情千古
比肩事主者皆能如此何至分曹列部交致
不息也

中郎常語予曰人不可不敬左傳說到不敬處
便是不祥便立有禍至

中郎曰我從今以後一日也要坐三炷香覺向

來精神潑散在外而今而後息業養神常持
齋戒永斷婬欲務令道力勝于業力耳

中郎任儀曹時棄官歸住于柳浪湖中持蔬素
每日辰飯後常跨一蹇至二聖寺寶方禪堂
晚復歸湖中月夜同二三衲子譚禪常至夜
半始眠一日龍湖有一僧至湖菴見中郎聽
至天明口中忽高歌一聲而醒僧笑曰南閻
提中覓此等快活無事人决定無有二一也

中郎書法朴拙娥媚之氣盡絕然酷喜書故黄

太史贈詩有字類松枝不學成之句嘗與黃
太史共宿玉泉邑令以佳紙乞太史書又不
得不乞中郎書相對把筆終日旁觀者皆撩
户中郎了不屑意
中郎爲予友表中夫寫一手卷戈法頗有健處
以示李龍湖龍湖忽以手指示中夫曰此一
筆何等肋骨中夫曰人皆不以爲佳龍湖曰
人那得知中夫因渠亦不自以爲佳龍湖曰
渠自已又那得知

中郎書誠拙誠俚質然予謂深山老僧怪石爲
面鶉結爲衣尚勝市井戴高帽着時色衣滑
膩美少年也
龔壽亭侍御名仲慶家居時將楊酋之變軍民
死于兵刃者蔽江而下侍御每自至江邊分
舟撈漉量以薄板薦席覆盖瘞之月餘乃畫
侍御庚辰進士以論事左降晚好禪學蔬食
吉祥而逝真善人也
趙石梁太常名崇善蘭谿人學道極真切蔬食

不啖油鹽常坐不卧雖苦行衲子不能及也

參話頭已有得力處

王行人性海名爾康廬陵人雖現宰官身如持

律師生平作空觀嘗曰學者第一身見爲害

故每不復寶惜形骸風餐露宿不以爲苦惜

乎不壽

先舅龔夾山名仲敏以孝廉爲令後移太原之

嵐縣偶得微疾自胗脉謂其嗣子玄在曰吾

脉殆不起矣久之果革見二童子以金牌來

日中吊中生後有一自縊婦人來熟覰舅曰原來不關爾事化爲黑風而去起自作書寄弟侄及中郎與予而化

伯脩庚子夏滿室皆青生死警切之語夏間旁註楞嚴凡滯塞不通者皆曲暢其意極爲明析至秋九月遂棄世壬寅黄大史慎軒過此取之以去今不知在何所

伯脩曾註圓覺陳正甫太守刻于新安今亦無本

爵何思太史名思霈夷陵人少有俊才博通三
教詩文極清綺爲人溫夷冲粹胷中無纖毫
柴棘年僅四十七而終無子無弟有老母在
堂天之報施善人如此可悼也
曾長石太史名可前石首人爲人肫誠篤至性
孝友詩文清恬可誦年五十一病作一詩而
化
伯脩有子名應泰年六七歲時常令其屬對一
日夜坐伯脩曰水面寫松月泰應聲曰山中

繪竹雲至十二三郎能文十六歲卒

外祖龔春所先生往居京師會辨容老衲辨容勸之爲善春所自舉所行善事數條告之容曰善是無涯之善說出便是有涯之善

王太守名格爲黎平守遂致仕家居壽亭往聽之稱其棄官高蹈王曰我亦愛作官只是地方不好去不得耳有甚高蹈壽[illegible]而嘆先輩真率不可及也

伯將子詞曲號當家年二十二三時有游妓王

崑山者與族叔卿叔園中有雙桂因製雙桂
主人別所歡雜劇四折極佳其本爲彭山人
持去居京師亦有雜劇數齣今并遺失矣
京師白塔下一老僧號古峰宴坐一室中破葦
爲席以一瓦釜自炊中官施與錢輒散與乞
者一日都盡有欲爲易房舍及卧具者輒不
許如此數十年予往同伯脩中郎見之大約
脩念佛三昧者也年七十餘終京師中如此
真脩行者亦未易得

邑中舊不知有蓮社之學自伯脩諸公倡之其
後于生死得力惟見數貧賤人及三婦人孺
子而已豈富貴者與此道不相應耶邑老儒
潘一桂與龔氏諸舅爲中表兄弟館于夾山
舅所夾山好燒煉一桂與之同志後見無所
成皈依淨土年老日課萬聲食淡粥即蔬菜
亦不茹也七十餘無病大笑而化其弟素爲
人傭一桂啟之念佛後精勤甚先一桂一年
而卒卒時見大日輪出合掌安祥而逝一桂

與予最狎善詼諧不解嗔恚其事皆予耳目
所最親者故記之又龔二舅母祝氏少姓如
健丈夫忽回心念佛精勤不懈偶數日未念
佛樓上魚聲自鳴如此者屢臨終時見化佛
來迎白毫丈餘以手拗之而化舅母兒畜不
肖故備知其詳也予家有三小兒往生事具
傳中

維楊顧侍郎冲菴名養謙以朝鮮事歸橐中積
得數千金其合族先塋濱于海侍郎竟捐粟

議自以千金移他處不十年而濵海地數百丈一夜盡爲洪流假使侍郎不預遷則枯骨皆付大海矣侍郎有膂力善用兵曾與予大醉于虎丘魁傑男子也

顧侍郎月下誦王兗美暮年稱大司寇至金山詩云送客總歸惟月在遊人欲老奈山何嘆賞不置予曰王集中如此句亦未易得顧曰然王司寇暮年詩又進一格如此類甚多

予生平所見奇人不必一一皆合于道而實爲

宇宙間英物一爲李温陵鐵心石腸其機鋒甚峻猶有巖頭諸老之氣習焉用世之人二一爲梅克生一爲顧冲菴梅沉密而顧疎朗皆異才也

國朝古文辭至陶公石簣始入細入雅覺前輩尚有心粗氣浮處

萬曆中間出三異人乃黃詹事平倩陶祭酒石簣于兄袁吏部中郎是也三人皆學禪陶黃從戒定入中郎從慧入其詩文出自靈竅黃

新而古陶新新而細袁新而奇

伯脩有恬適之趣中郎有沉毅之膽伯脩自守之節方中郎用世之機圓

有人謂伯脩中郎早夭皆以多慾予曰二兄直是不斷慾耳非縱欲也伯脩肉太勝骨中郎氣不充體自然非壽者相至于室家之間偶有兩三姬侍亦士大夫之常耳我與中郎常常聚首居家則作山澤之遊時最多或住湖上與僧梵爲侶至官銓部半年入秦主試庚

戍歸來與予同住一樓三月不入內偶然一病遂卒予不敢謂其全無欲然决非縱慾者此中亦自有命不容輕寘喙也

柳浪僧語予云先生入都門鄉試中郎先生間取先生詩大誦曰竒哉氣可陷虎吞牛吾弟决不終于貧賤數數作此言此萬曆癸卯六月事也後王尚甫亦爲予言之

王以明甞語一青衿云袁中郎禪伯也汝輩毎親近是日以明卽偕之過中郎柳浪僧設茶

與同坐中郎時餓甚卽啖脆餅二枚偶出青衿謂以明曰適袁先生連食二餅不知卽此是禪機否以明大笑

邑田縣令垣因其父寅山病脫去一牙念衰相漸見深憂之往武當祈于真武曰老父今年漸衰口中巳脫一齒乞邀惠神明令其康徤其尊人方居家脫齒處卽生一齒垣歸問其生齒日卽其祈請日也後寅山九十余乃終諸齒皆脫而此續生一齒至死不壞人謂孝

德所感云

陶潛桃源詩有雞犬互鳴吠語蘇子瞻和之杞

狗或夜吠皆佳後中郎和之曰岫老鷓鴣斑

谿淺琉璃吠偶學子有不知者以問予予曰

西域有吠琉璃楞嚴經中如大琉璃古德以

爲必是吠琉璃譯者誤也吠是琉璃色故中

郎以對斑鷓鴣斑比之古冑夔耳故人不道

三藏者不可以讀中郎詩

伯脩中郎皆止四旬餘而伯脩無子頗與宋楊

文公大年相似按大年得年亦僅四十七耳大年母夢武夷仙托生而字且生時一鶴雛也真仙下界其壽乃止于此都不可曉大年于禪理極爲深入真所謂一聞千悟得大總持者自有禪以來大大夫之悟最上乘徹底掀翻者惟大年與李都尉爲最其餘多文字解會蘇白皆遠出其下彼視浩劫如旦暮耳脩短何足論焉公于廣慧璉處入悟後示微恙問璉大師曰其今日忽違和大師慈悲如

何醫療璉曰丁香湯一盌公便作吐勢又一
日問曰某四大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璉乃
搥胷三下公曰賴遇作家璉曰幾年學佛法
俗氣猶未除公曰禍不单行因取筆書一偈
遺李都尉曰漚生與漚㓕二法本來齊欲識
真歸處趙州東院西尉見遂曰泰山廟中賣
紙錢尉即至公已逝矣公之于生死真如門
開相似非悟理極深烏能如是使生死處不
徹百歲何用也

王介甫論劉邠侍讀晚年文字非東坡所及可發一笑近日有評中郎詩文遠出一新貴人下卽此類也

李龍湖云五祖戒不宜復受後有再爲東坡不知惟佛一人不受後有號最後身自妙覺以前皆受後有五祖戒卽果與趙州臨濟同一透悟方當捨身受身入普賢行願中豈卽歸大寂滅海同古佛哉此等語言總不看教之故也

李龍湖云天下寧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此
直指本體語也若恁麼去未免渾淪吞棗寶
積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鏡鏡亦非
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硂如擲劔揮空莫論
及與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劔刄無虧若能如
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
始爲道矣須悟得心心無知始爲了義
李龍湖言容了一毫人力便塞了一分真空非
是教人一毫不用參求陶汰之力便討見成

受用也百倍千倍用力正是不欲以人力塞真空耳若不實用其力則以人力塞真空矣人力者何聖凡情見是也

李龍湖作子由解老序意見極新而法律森然真可垂世

龍溪先生論學語實妙天下而行事落人疑似李龍湖反而言之不作死語可以救沾沾好名之病矣第不知龍溪生平所謂不顧世之非毀者果穢其迹而白其心歟一一如菩薩

所行方便波羅蜜歟未可知也夫柳下惠之所以過于魯男子者謂其有淫之跡而實無淫之事耳若有淫事則與世上小人等矣何敢上同魯男子乎

或曰李龍湖之學說得太易全不用工夫弓曰不然龍湖常云寔寔欲明明德者工夫正好艱難在埋頭二三十年尚未得到手如何可說無工夫也龍溪先生年至九十自二十歲爲學又得明師所探討者盡天下書所求正

者盡四方人到末年方得實詣可謂無工夫乎龍湖之不易言學如此彼空腹高心者未涉其藩者也

李龍湖取水滸傳只見得水滸諸人為朋友一片真心萬死不悔處有足取耳所謂奪酒杯澆磊塊也覽者不可不知

李龍湖乍見中郎相得歡甚比之于孔文舉故送之詩其一云此路少人行迢迢至古亭自稱通家子扣門見李膺其二云誦君金屑句

執鞭亦欣慕早得從君言不當有老苦時龍
湖以老年無朋著書名曰老苦而金屑篇則
中郎提唱諸家公案語也時中郎年二十三
矣

秋風高掛洞庭帆夏雨淚耕石浦煙春窻喫飽
南平飯笑先生歸忒晚明朝巳是三三離蟲
呵懶拈象管野鹿呵難聯鷺斑隙駒呵且養
龜年隙駒呵且養龜年嫩柳當門脩竹圍菴
講甚麼道非道夢中的老聃說恁麼空非空

紙上的瞿曇只消過了尋常甲子萬萬千千

伯脩先生善詩餘此三十三自壽乃一枝花帶折桂令也

爾端人何羨銅雀妓而詭服肖之豈其厭措大之無味而隱身于娥眉耶嘻智矣銘端石硯

倣銅雀瓦製伯脩先生遺墨也

先舅龔御史有一小僕名隨鹿乃向亡父乞得者居平蠢如也後出家先舅許之遂名智和謹持淨戒然于經論一無所知近年居廬山

頗聞參禪之法常于樹下沉思徘徊同事者
數問之亦不應病寓石門精舍將終老衲呼
謂之曰大事已到禪者作何計應曰平懷老
衲曰平懷後畢竟如何遂大喝一聲而化時
萬曆丙辰冬月事也
當陽汪從事樓下懸中郎一紙偶爲人竊去主
人甚惜之曰黄平倩字尚可得此字不可得
也蓋謂平倩字留于世者尚多耳昔平倩與
中郎共住玉泉邑令乞黄書又不敢不乞中

郎書兩案相對疾書大叫頃刻書數十紙平倩睨之而笑予輩相謂不貴其字而貴其膽孰知數十年後求中郎之書政不易耶中郎書法極朴俚要之無半點俗氣亦可寶也

石首編脩曾長石名可前溫良愷悌孝友淳篤五十而逝臨終之一月迎一醫陳藏用者往診治自知不救恐以已死累良醫之名作詩敘其事以暴白之臨終作一詩而化

原明荅問秀老云譽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

真要之亦法門之猛將也此數語極與李龍

湖相似予幾欲取以與之

予與無念居荆州菩提寺有熟識村民綿鬍子

等二人以鬻谷至沙頭來視予問予曰諸士

大夫敬此上人必知未來事我方欲鬻谷不

知後來谷價貴賤若何欲一問之予念不可

與莊語姑應之曰可時無念方改衣跣足坐

室中而二人忽至袖出一瓣香跪于前曰請

問老師此後谷價貴賤若何無念不知所云

亦駭而走予大笑曰此等問頭老和尚却答不得也今之稱高僧者即沾沾乎欲以通慧求之皆綿鬍子等見解也

南豐道山亭記伯脩批云寫水險奇工後收斬截

伯脩詞曲令盡遺失曾記有二語曰付阿誰楊柳蠻腰知何處桃花人面亦佳語也

中郎少時于禪有所入作金屑篇誦古德因緣刻一帙示卓吾卓吾爲一小引其前曰昔趙

州少年出家壯年悟道八十歲猶有疑一百二十歲乃蟬蛻而去其難也如此今君二十學道三十一證果其視法華之龍女華嚴之善才有何殊也然君無師之智不用金口指訣則雖善才不敢比肩而況趙州老子乎因喜而書之此老鑪錘之妙如此

中郎讀喬宇游華山記批曰與古不及滄溟而高爽過之

予初至龍湖午寢別院丘長孺偕名士十餘人

皆偉丈夫至久坐龍湖佛殿上予與長孺尚未識面一揖後就坐卓吾問予曰誰是長孺予指其中一人曰此必是也皆大笑

趙太常名崇善嘗與予晤于都中數論學飄然玉立有若不飧煙水氣者予友潘景升爲之外傳記其生平異事其畧云奉常公方匍匐時抱往看春失手墜樓而下有承之者得不損亦無悖容及長讀書桃花塢掘一塼鐫少卿二字常館師山一茆亭僅蔽風雨其夜有

屌咆哮匝而摵之公讀自如有石鏬時見瑞
光鑿之虗中得石如敷蓮座因名石蓮洞公
自記奇甚應省試寓雲居夜下山炬滅而前
有籌燈者導之逼衢甲辰病革門人詹君衡
來問猶譚及了徹工夫公云更有向上一着
詹别去趣任饒州中途夢侍公理前語公曰
纔一開口便入邪道言畢騰空結跏趺坐蓮
花而去化之夕鄰人亦聞空中群鶴翱風之
聲先時假歸里時築一静室未竟忽雹發屋

將頹而亡出徑遂從裂壁中出而壁始仆棟宇俱撓公露坐無以禦雹屋中飄一藤扇以覆翼之觀此信異人也

少時游姑蘇晤管東溟云少曾羅近溪予縱譚七日近溪多嘿然若抑之近溪曰我久將一箇羅近溪付之東洋大海了也又問以近日得力處近溪亦不言久之乃云生西方

臞鶴悅公能詩住伏牛之替提塲伏牛本名堯山故所著有堯山藏草作道德頌八十一首

是時開士祖尚玄宗好談莊老亦一時之盛也

無念禪師持一達磨像令予題讚予即書曰廓然無聖此語不活九年面壁此機不活嗚呼所以為田舍翁也歟無念見之大笑曰却有些氣息時萬曆癸巳同住大别山予年二十四矣

中郎訪李卓吾龍湖予附一函中有云猶龍老子近在目前乃自遠函丈深為可憾秋初有

丈夫紫髯如戟鼓棹飛濤而訪先生湖上者此即袁生也卓吾得書乃以一絶寄曰老大令人厭多君不我賤莫道髯似戟尚有膽如斂

萬曆庚寅伯脩從都門歸共相與參究宗乘各得一入路伯脩著海蠡篇明聖學中郎作金屑篇拈公案誦子寸解老子後寸以所解寄李卓吾卓吾曰以識解箋古語自不難要真參實悟耳遂棄之今無稿矣

李卓吾晚寓通州馬承所舍予時扶伯脩柩歸
次于潞河卓吾來弔遂與之同至其寓予勸
卓吾入山中爲字卓吾問近處有佳山可住
否予曰冀州盤山最佳卓吾曰當與承所商
之予又勸之曰師既薙髮決字食素今京師
學道者頗多皆以翁之學近于飲酒食肉無
妨菩提等外道也使之疑而不信亦有妨普
度矣卓吾曰是是吾亦何難食素草一紙見
示其末曰若他等肯用心學道我當斷一指

誓不吃暈後果斷肉至數月後復開葷其脾胃不空素故也

李龍湖見予等少年不珍重書籍嘗曰汝輩只是不嗜書所以𦂳賤之都不顧若是一美婦人汝等何等温存

張江陵父觀瀾公江陵入相時正健無恙常嬉遊閭里間爲樂予兄伯脩年十二出應試行道上觀瀾公出拜客見而異之爲下輿撫其頂曰是兒可念

李卓吾常云杜子美救房琯是俠骨又曰太史公有俠氣

張江陵南園名歸來園中有惟石曲水危樓迴閣錦屏画橋文魚好鳥凡園中所宜有者皆備矣予十三四歲時曾隨大人入游大都壯麗有餘天然不足如王家戚里之墅後籍没俱碎拆去今惟存溝渠耳中郎比時即曰名甚不祥謂魂兮歸來也

李卓吾每說同時一二學道者輒云可惜歇手

太早

伯脩後來詩多學陸放翁

卓吾侍者懷林甚頴慧病中作詩數首予猶記

數語曰哀告太陽光且莫急如梭我有禪未

參念佛尚不多亦可念也

楚袁蕭灑似龐公十載交游伯仲中尺素懷人

勞強飲一瓶餉遠笑擎空總無兒女謀身易

示有威儀與俗同苦憶西郊共携手江南今

已棟花風此石簣寄伯脩詩也今不入集

中郎作字雖磨墨極濃落紙即濇且極燥長孺
毋常爲笑
李卓吾有英雄豪傑習氣袁中郎有韻人致士
習氣
有人問予李溫陵何如人予曰通禪理之嵇叔
夜
伯脩既逝黃愼軒庚子語予曰昨我夢伯脩謂
我兄亦三年耳登大數將有盡乎此庚子冬
間事也至壬寅愼軒遂以故請告去歸西川

在官途僅三年云

予結菴玉泉將有終焉之志雷何思寄一詩云山中好共戴顒論結宇堆藍近度門鹿女猴王爲眷屬長松嫩草當雞豚坐來一字牛頭石寫上千樽積鼻禪我亦清溪買田者不妨人道是雷村

萬曆壬辰癸巳間先外祖河南左轄龔公名大器年八十尚健飯無恙先舅龔鴻臚吉亭名仲純孝廉遜亭名仲敏御史壽亭名仲慶伯

脩以太史請告中郎以進士給假皆家居每
數日内輪一人齋各携經論語錄互析疑
義極一時之盛屈指二十餘年相繼化去予
今年四十五六矣寒鴈一影蕭颯可知
中郎作一樓名硯北都不觧其意按晁說之以
道作感事詩云于戈難作墻東客疾病猶存
硯北身用避世墻東王君公事而硯北身乃
漢上題襟集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硯
北又云長疏硯北天機素少又云筆下詞文

硯北諸生盋言几案面南人坐硯之北也樓
垂成而疾病隨至硯北之身不復存矣可嘆
也夫

彭山人名起宗號丹景蜀之長壽人流落荊州
老不能歸有子名長鳴能詩有致語父子遊
于秣陵相繼卒長鳴得年僅三十可悼也此
去沙市當訪其遺詩云

梅公文章有異才西征奏議實爲國朝第一等
有用文字惟不多作詩自云我詩氣韻不及

唐人故不多作乎登北嶽有曰平開一壑貯
中原公大以爲竒
平湖陸冢宰名光祖致政歸來遂如得健忘病
者一切事不理雖僮僕嬉戲其前亦若不見
不聞惟終日凝坐手持數珠一串念佛不輟
及臨終時了了如平常乃知此老有意粧痴
以了已事也
當陽無跡法師名正誨少作沙彌將之伏牛至
一古寺門少憩見有二道人來一人指無跡

曰何如一人曰做不得做不得兩京馳名一
法師也無跡不曉法師者何謂但愕覜而已
俄二人去不知所往三十年後無跡南北講
經聽法者常千人卒如其言云
澧州覼國山嘉靖中有女仙姓荀名正覺偶入
山採野菜遇一老母授以草令食之甚甘曰
可不飢母遂不見絕火食後弃家修真于山
中之赤霞洞能知未來事　世廟遣大宗伯
顧公可學致書敦請之辭不往後臺使王公

大任復來迎之入京女仙曰不必行明年
世廟登遐予舅龔夾山同醫士陳陵東往訪
之甫聒即與陳生論醫其他事甚多不盡記
至萬曆中始化去云
雲照問中郎曰衆禪如何是一念相應中郎曰
即瞥爾悟時便是一念相應若將意念暫寧
喚作一念相應依然是意識中事播弄光景
非相應也
雲影居士以諸生出家久寓禪堂偶案上有渠

所抄八識諸說中郎曰雲影極是堅忍真脩行根器然脚跟未免綿涎添此當益其纏擾耳予曰此事初入手時若太細膩未免蹉頭蹉尾反不如粗豪者一往直前易于承當耳又有一種文字躋入其理窟跳脫不出雪照曰若資性軟弱畢竟參不得否中郎曰若參亦自有入處但悟有大小耳汝道傳燈錄中諸人入處雖同果無淺深耶

無煩弟移尊至圜因商及世間樂事予曰世間

人若不學道有所悟入源頭上看不破安能樂中郎曰然悟後人心地了徹然後隨順世緣波波和和同于嬰兒豈不快哉無煩弟曰古來學道者如飛錫浮杯馴龍侍斥坐脫立亡有如此神通今人却無恐不及古人中郎曰古來自有一種應真菩薩羅漢具有神通然吾人學求心地通耳此非急也昔予在都中有人問我以神通等事予曰君看蒼蠅倒立于屋上而人不能是人之神通不及蠅也

鳥雀飛薄于雲漢而人不能是人之神通不及雀也輿夫肩人行六七十里不倦而吾輩不能是吾輩之神通不及輿夫也神通亦若此而已矣其人大省近來根器淺薄學道者全不肯于入微處用力專一向光景形迹上播弄往往入魔而不自知吾夫子學問不言生死澹澹泊泊而自然盡性達天此真消息也

雲影居士過訪問寻大脩行人悟後一切痛痒

之類尚與人同否予曰悟後只是心地明白耳此身乃是前一生報身凡富貴貧賤壽夭一切皆定如人之面貌不可復易昔巖頭二祖欠人一死未免填還豈以心地悟而可赦除乎故古人有業生意生之說業生者如我輩此身是也意生者是悟明本體業習已淨之人道業旣熟至第二生乃可隨意受生延促自在不爲四大三天之拘管脩行者豈可一生如是圓融中自有行布不得紊也公但

透明本地將來自有意生及智生之身此一生事不必照管乃至大命將終之時百病纏綿俱是前生報緣或無病之時安然而逝亦是前生報緣不得見病痛疊來遂謂脩行不力所致也此乃自生退墮自失智慧

雲影居士至園問中郎六識八識之分中郎曰即今所謂天所謂命自然不假一毫人力者皆八識也用意造作尋求便是第六識也如一張几木材是我第八識化成造作第六識

故儒者言天人合而成功未有離天之人未
有離人之天天即第八識也人即第六識也道
至此微矣我謂真學道人生天生地人生物
無不通之理正謂此也
徧虛問羅漢何以知人空不知法空予曰法空
者一切法本自空也今世學禪者入門便知
諸法本空羅漢豈有不知之理但以二乘聖
人破法歸空不能即法成空所以舍鬧歸靜
舍煩惱求菩提不能出沒生死之海而竟爾

趣寂惟大乘菩薩悟得我空又悟物虛故常在生死不取涅槃今之叅禪者正走此一路也

伯脩少時即病伏枕者年餘後有人自吳中道有仙真出世消息始知世外果有神仙遂有志仙學讀道家方書得真銓一部手自批校病亦漸愈後又遇衛道人隱虛教以調息之法時已爲孝廉因沉疴絕意仕進居長安村中別墅喬木參天終日澆花種竹調治起居

悉有方法精力漸壯乃復理舉子業既中第後始識學禪遂廢養生之方雖死生有數然不能無憾于調攝也大率伯脩居官十五年無纖毫病一病遂不起陶石簣編脩每見伯脩食啖卽嘆曰此等脾胃百歲以外人也
衛隱虛臨國人少以多病學養生以坐功爲人治病有驗自云有續命方屢欲傳中郎且云已八十三有病可續之至一百歲此後則不必續當爲地仙游行世間矣語未數日而病

遂卒

先伯脩生忌夜夢見伯脩歸面晳微赤中郎與予皆聚共讌笑如平日予私念兄已逝今試問其逝後作何狀即問曰兄逝後幾日方知此身已死伯脩不荅以目視背後意謂此處有人不得言也予再問乃出四指示予予曰四日耶伯脩曰然我四日後方知四大已離未免有情乃痛哭也予又問曰此後至何所伯脩曰此後至一村落地名石村得一故人

曾于陶石簣坐上會者數數持藥餌視予予曰比此世間風景如何曰殊無異也漸商及他事貌頗不怡予乃解之曰兄得無恨逝耶我輩不過數十年後亦相聚矣伯脩乃强笑曰早死要求人耳遂去捉其袂不得哭而醒傷哉豈其滯在中陰作自由身還耶抑予朝言之而夕見夢爲予第六識所變化耶所謂求人者何說也若家事則固妥矣豈業習未淨猶待高僧經呪之力助往生耶抑文集未

刻促亨成之耶真耶幻耶吾不敢知特我兄弟生死永隔而猶藉一夕夢寐之境爲會晤之津梁則雖謂之真可也辰起以語人不覺淚涔涔下也

兄近日所見以弟觀之如從九天一跌蹋地而海門居士則甚以爲兄惜雖然苟非實實爲已不肖毫髮自謾安有兄今日事哉弟向來起起倒倒只爲生死上不濟事兄久絕此疑自討無少掛礙何所勘驗忽

爾問或持戒念佛自是菩薩本行古人證
悟以後方堪保任永明大士真吾師也而
宗鏡說法如雨如雲何嘗以妙解爲諱兄
今自覷壽公何如耶兄又云卓老不得力
亦坐在淨妙果淨果妙則真有得力處但
得力處爲法執未忘耳若於日用不得力
豈可謂之淨妙乎且此老近日不得力在
何處兄於何辨之幸一一示我弟比來實
實知得此事非虛見可目痛自策勵而功

力欠純惟蔬食持佛名大畧如兒耳父沒

未塋欠債千餘不足爲未了此一段未了

之苦日夜橫於胷中不知何日能一笑而

釋也除服在九月進京只在來年願兄且

勿動歸興再獲少聚片語話此苦心吾輩

元非用世材具亦於世無所須但借此名

目得與善友親近利益多矣社中曾添朋

友否王大行精勤無比恐不安不與一會

此庚子歲中郎從國學轉儀曹時陶石簣先生

力欠純惟蔬食持佛名大畧如兄耳父沒
未葬欠債千餘不足爲未了此一段未了
之苦日夜橫於胷中不知何日能一笑而
釋也除服在九月進京只在來年願兄且
勿動歸興再獲少聚片語話此苦心吾輩
亢非用世材具亦於世無所須但借此名
目得與善友親近利益多矣社中曾添朋
友否王大行精勤無比恐不空不與一會
此庚子歲中郎從國學轉儀曹時陶石簣先生

所寄書也中郎是時頗覺解悟不能了生死
廻心念佛持戒故石簣書中及之大都吾輩
學道非無幾分生死心但雜嗜分心處多五
欲魔一時撇他不下雖知參求俱是半上不
落工夫甚至有數日內無一念到話頭上者
即一二參話頭人熬不得枯淡一年兩年畧
畧開一隙輒放着不復理會要到古人大休
歇處如角與毛未之見也惟石簣學道不以
多少爲足不輕自承當中郎所云一種是肝

腸輸君生死切者是實語悟後人正定念佛生淨土多看教自知狂心者安能信石簣妙得永明大士口訣是真人天眼目也熟讀中郎西方論自知之

弟孤陋無與偶托契中郎昆弟與昭素兄耳不謂生死契濶遽至於此每中夜愁嘆無所告語數年長安直竊祿養母强顏以順母志而已中懷慙恧了無歡者今則宿逋已償薄田足食又得舍弟一捷足慰親

意俟秋風稍凉鼓枻南去爲一清貧無事
之人於世間名利似可長揖告辭聞足下
田居甚閑有大心腸以玩世有硬心腸以
應世有窮肚腸以忍饑餓非吾郎不辦爲
此昭素有寬腸弟有窮腸總輸兄一硬耳
閒適之餘想心境日化妙理日親弟雖不
能如兄斬截然比來覺得漸入省便處於
閒忙動靜不作兩撅時時有用力時時有
得力倘從此純熟如人習射或久之能中

鴿也小脩聚首許時然彼此多事不能時常握手如曩時况味合併時如此况分携以後知復有此望耶足下宦情如何恐尊人在堂不能終遂雅志乘興一出未爲不可告病雖有年限稍爽時日亦不爲礙但給一中途患病公文而于本縣文中眞限日子即善北行時能迂道入浙續湖上舊游大是佳事如尚無出山之興楚越隔絶尺楮甚艱惟楚僧有朝海者可充書郵也

勿忘勿忘小脩雖未脱白衫已足仰慰太
公屬望拚此身如塞雁三年南北一廻隨
順世緣聽其子奪安往不可況負絕世才
學何憂不遇乎舍弟落第未去偕弟爲行
伴渠氣質漸和粹亦學力進益之驗也有
便希惠一紙祝祝

此甲辰子下第石簣附候中郎書也中閒所云
有大心腸以玩世有硬心腸以應世有窮肚
腸以忍饑餓此數語爲中郎傳神矣故予採

人中郎行狀中

客春方子公之使持手札來期我於雙徑囑我以無他盖柱門伺望行軒者浹歲而未有所覩也春復暮矣尺書杳然竟不審中郎兄弟動止之概云何夢想交往猝無南使無從寄訊兄亦當訝弟之踈地居使然奈之何哉平倩居蜀歲中僅得一紙意緒似不佳後比有傳其多病者近得其門人曾戸部言平倩有癋在肢末破律小飲

畧已半愈云亦得諸傳聞不審果否此兄體素强十倍于弟何緣便爾小脩言弟與平倩學未至樂誠然弟居常以此語自反以驗進退覺近日較可工夫實見實無窮十分無一二相應安得不警惕安得不慙惶一時同志零落幾半雖免於病亦老大矣兄氣力大知見敏閑居能樂窮居能儉皆百倍于弟何以教我少年狂作老年羞粗心躁氣浮言浪語今一回省愧不可言

王大行往矣眞吾師也王塘南先生鄧文
潔公所詣淺淺不可知其寡過矣乎今俱
已異世矣聖學宗傳一部海門丈新輯錄
者要爲儒林不刋之書今以一部奉覽
此萬曆丙午年中寄中郎書也按石簣先生脩
容行守清戒而猶警惕慙懼如此吾輩又當
何如所云少年狂作老年羞每一見一囬面
囊
鄉人周君來言柳浪館踈柳千樹小脩貧

篬谷中脩竹萬竿當煩暑中聞之若淸風拂席爽氣襲襟而二兄捨弃遠出貧之驅人遂至於此耶一笑一笑弟所止室纔數時西東窻外徒碧篠數十箇身世之味日見銷薄惟一大事未了當時用耿耿還憶吳中游走時宛然少壯今俱是四十外人二毛颼颼矣茲辰有族弟從川中回道過南充晉謁平倩兄以病不及見即捉管作數行亦復不可所患似是風痺因稍近輩

血未能全復不勝駭嘆一二學好人不獨
世塗難容杳冥之間頗有物妬之耶兄所
聞同否復得近信有吉語否便中示慰心
源按浙纔一相聞未及把手吳本如亦叅
藩于浙云是敝郡分守不審實否也弟昨
從山中詣都覺拱揖之態種種生澁其言
動鄙野又不待論兄才百弟而疎快亦過
之又十年林間恐生澁畧相似矣惟盛德
粹養周旋中禮萬非弟所企又當能免于

今之世也古之人以不學不可適用故孜
孜不捨而今反以爲虛妄無用之事惟吾
兄爲一昭洗之幸甚幸甚
此萬厯丙午中郎將補儀曹時書也平倩已病
中郎高臥六年復出故有勸駕語
客秋鄉人從公安歸得二難手教破我迷
執拳拳懇懇可謂泥水不少而弟所自訟
猶在迷悶之不極執守之不堅無以収攝
陷廓清之效誠以目前留連光景詩酒放

浪之樂不足當千古大快常樂我淨之真樂也上根上器小根小荄稟付既殊從入亦異每讀兄合論序毛竪汗下不能自已今即不敢以受享疑兄亦願以魯人師下惠耳光陰無幾未有朝聞誠難夕死亦願

吾兄反身密察爲無窮謀也

此萬曆丁未夏石簣寄不肖書也當時狂病未痊道不勝習而附習于道不知慙愧近日讀

先生書每一過則面赧背汗者久之謹書一

通座右以當嚴師云

客冬無念上人來比云小脩在薊門大有

悟入弟如老秀才聞人上第亟欲覔一消

息比山陰令差人傳至手敎乃恐弟不信

其事故不爲舉似弟近日雖無瞥地處若

深信大乘不謗般若庶幾近之矣何足下

見待之薄耶老母臥疾年餘日發寒熱諸

藥少效日在憂懼中畧無好懷年近半百

尚無放身命處亦常中夜起坐震惕不寧

近築室吼山水巖中有老儒李儲山丈居之此老雖知見不徹而剛健有立日夕精勤毎對之令人惰氣稍振僻居無用即一二同好者各有家緣繫身歲纔一再相見欲覓緇徒與處其多事反過于俗人所謂見似者而喜耳山莊去舍纔十里憶向曾與兄遊飲其地今已卓菴其空處以宕為於生池寅緣岡巒之下畧具樓閣揷柳樹竹數年後當遂掩映兄再至已不能識矣

水石福緣大不易受享小閣方成而老母

便爾伏枕日侍湯藥寸步不敢出所謂幽

人別業不過覓空一往與對坐半晌而已

有居士鮑姓者日暗誦楞嚴數部善談宗

鏡行解俱佳亦時來共語若海門則前云

歲一再會者湛然方營其所居寺所謂多

事過于俗人者跡益疏矣銓曹邃寄想不

便無友亦無暇著書近得希便中垂教弟

病痛已被貧子一喻描寫畧盡昔似傭作

取錢不肯認父者今似親近慣熟明知是
父子而心意怯劣不敢鞭奴叱婢主管家
財者大段膽小爲祟耳兄何以張而夫之
乎多病之人絕意榮進此意兄之所悉而
時論乃爾衆女競中闈獨退反成怨此言
良足一笑也
此己酉年中郎居銓曹書也方中郎赴部時予
從漁陽來無念從麻城來相見予居漁陽署
中偶得一馳求盡歇消息頗覺慶快至都門

質之中郎中郎曰不意弟得到此田地盖予
雖少知叅求亦覺自巳生死不切中間雖屢
有所豁不敢自認如此者二十餘年後稍有
所入北前之孟浪雖不同矣然亦非到家消
息也畢竟從文字道理入氣力微弱不能入
佛入魔逢緣遇境時有退失自惴尚未能抵
敵生死古人有小悟有大悟郎大悟亦屢有
之盖非真叅實究者到底得的有些零碎然
予此一番亦于荊棘林中走出以後亦無別

路止須保任耳中郎極許可而無念聞之無念樂道人之善向石簣諄諄言及中郎疑石簣諸公見予行藏有些不似清淨道人不信有此事故不與之言所以石簣書何如此語也予生平亦有慧根只是無明大病痛多古人云病多諳藥性昔問李龍湖云病痛多者可與學道否龍湖曰無病痛便是死物予雖經一番清澈而犯稼落草猶然不少回思中郎之許可無念之傳播石簣之想慕不勝惶

愧矣昨偶見一道學寄人書說石簣晚就靜
坐指爲大退子失笑不止靜坐固非究竟法
然何以見狂馳者翻勝禪寂也且石簣書中
明明說道李儲山雖知見不徹而剛徤有立
日夕精勤與之聚首仰以振其惰氣耳豈是
專以靜坐爲第一義如所云嘿照邪禪者哉
道學惡人勝已以故必欲搜其病而使其出
已下也總是俗態無足道者
浦老處見兄書太息久之愛莫助之牛山

定成住不亦須妥置家累而後可出耶如
此世界明年不知何狀恐近涉亦自不易
莫須以度門爲椿相時東西可也浦老小
恙即已勿藥云已爲兄處分矣得此小濟
狃惻室讁否弟輟講後自謂無事而世法
牽率無可奈何掃塵剃髮逐手還生衹增
厭苦之想細思詩文寫字業障都是自招
必須極力挫名庶可減却分數倘明歲如
願得請與兩兄聚首玉泉真現前極樂國

也鈍根重障觸處罣礙兩兄行後浦老又

杜門滿目無可語者王性海亦尚未相見

弟之俗累真面目不堪歸鏡也從此漸斷

亦不過如酒肉耳豈有真作厭離想而竟

不離若耶信便幸時時策發焉十月初二

日燈下友弟輝拜

此黃平倩庚子寄予書也中云浦老小恙即已

勿藥此十月初二日書而先兄即于次日下

世矣予初有住南陽尭山之興而平倩勸予

止于玉泉故予後來玉泉卓菴一段因緣實因此書

廓卯無礙兩書見弟懷矣陸亨前交俸錢業在玉泉疏簿內止有米五石票其一抵使用其一付亨其三弟用之當抵價入玉泉也日來意況殊不佳去住之念未能自决非有一毫戀官之意只爲得一恩誥以奉家大人即山林之日長不者歸坐未煖復趣我出矣如此世界豈待異時乃知一

解不如一解耶無礙昨云及十月望前至
彼作佛會弟安得翼飛至彼臨此但有太
息耳弟極苦塲屋文字今只作一策餘姑
因人成事得不默爲佳耳石簣若到亦不
肯便放我行弟自想時不可前定也九月
十日弟輝頓首
此平倩庚子寄中郎書是時平倩諸公修蓮社
之業故中郎勸之請告不數月而指摘生焉
李龍湖之難作矣中郎之先見如此

陸亨還得兩兄手字如面也省緣簡事是學道第一正因敢不銘佩浦老出講便冐風寒勉强三日遂臥不出弟當時若南行此日成何事體耶所患旋復亦會輟講得一心靜攝亦借此省事也玉泉事趙少司空前說有大檀次第不知如何吾兄旣定往玉泉有便卽示動靜弟無時不爲歸計又恐浦老占却槽口一時不肯頓放兩人奈何當百方圖之別後更無長進但信力

較前益堅始可謂知幻尚未能頓離幻也
然決不退轉矣石簣昨書來云明秋凉前
方來欲弟再留一歲待之渠安知長安光
景耶弟近日窘倍於前負債甚多亦殊不
愁唯日日隨力放生耳北塲試錄寄覽十
月四日夜弟輝拜
此書發後一兩日石浦兄即長逝矣中云知幻
豈易易乎
十二月十七日弟輝頓首奉書中郎吝脩

二兄足下弟出都不念入入山不念出引之擠之世自不怨我耳幻的幻矢幻面幻画總無可言唯是獨學寡歡老父病胕腫弟未常旦夕去藥粥身亦衰病來日不可知自顧見地未能敵業唯有一意西方耳兩兄聚首便是無着天親共一堂比者想益超超遊到山窮處耶西上魚不乏何以久無一字伯脩丘嫂健不弟比不獲留意詩文有但信手草草安得見兩兄新作洗

我鄙穢聞丘大復落莫遊道益隘竟何抵
耶王安道病甚存亡不可知趙石梁已爲
古人無常迅速言之可歎諸唯善自愛
此甲辰書也平倩已歸蜀所云見地未能離業
是眞實語非平倩實脩實證安能自知如此
趙石梁名崇善蘭溪人王安道名爾康廬陵
人皆社友也
正月十有二日孤弟輝奉書又損衣二兄
社長去歲任使還將得吾兄手書歲暮又

得小脩書金玉之音疑從雲墜弟還山幾
七載鹿鹿如昨唯日侍老親談笑色喜神
王不減艾齡時真大快事何圖暢會而還
微覺不快又二日夕遂如卉寢而化耶痛
裂五內如何可言先君平生天資近道自
言無過人者但臨覺轉身時了無一物在
胸次耳比歲亦嘗持準提呪結念西方歛
時頂熱如火據此驗之當得往生必矣自
惟不孝無可贖幸此事差少慰懷不審老

嫂及如嫂逝時亦頗得力不小脩寄漁陽
集中言兄不更娶想必不更娶耶弟生成
疎直非世法中人先君在猶不敢絕意出
山者以未能自由今已得有吉卜明歲可
襄大事比須駕一葉尋兩兄商量大事東
西南北無所不可但衰病之餘重以哀痛
兼之里中連早生計窘於舊時大都習貫
亦復如嘗疥亦全十九計春深當得脫然
但苦無道侶耳何時對床細細商量一番

耶雲浦比何似相知中頗得吾黨人否便中幸惠八行以破孤悶勿忽也石簣相聞否

以老親乞歸歸而以道爲養平倩真孝子也此係萬曆巳酉書

痛哉中郎之舍我去也世界上誰復此兄者大地衆生同時不幸況我一二兄弟哉弟當時以貧故不能辭家遠行致煩中郎及兄皆損惠遠遺又以先君大事未畢欲

冬間買舟下峽不謂中郎九月遂化去也此兄平日極意此一大事不審順世時有何緣兆作何動靜丈曾往問否小脩兄在家否相去苦遠九月至今不得一字悲憶之情如何可言弟比年衰病顛頂忽忽度日惟冀此體差健下峽相尋庶幾打破漆筩豈謂遽然失此淵匠悲苦之極恨不奮翼東南與兄及小脩暫住旬日勝此間數年也人生濁世定有何佳意所會處緣偏

乖阻老冉冉其侵人安得須叟小暢耶王
墨池至閩雖相聞頗易而相去輒三日程
合并之益絕少此事逢人無開口處書來
恍歎猶弟而已弟望六之年百不如昔辟
人十載已絕意出山事而家鄉無友顧影
自憐更得驅馳世上或于中郎猶可萬一
合并豈至一別頓成隔世嗚呼已矣惟吾
兄共肩此盟及小脩在實脩實證願無相
負而已中郎往歲書言小脩已入悟想必

不誣也弟餘生惟黴依此語意與小脩倉

毛厮結期于昇濟亦與墨池書言之不知

如何兄有入蜀理不人便幸附一字寄聲

知我也

丁未漁陽偶有小解中郎見時未常許可而寄

字與人津津不啻口出弖知之未常不心愧

之也乃中郎逝不數年平倩亦逝矣向來所

見以無友日就頹靡甚矣弖之苦也此書乃

寄蘇雲浦者

珂雪齋外集卷之十三終